

钥匙

□和风

我读中学时，有一堂哲学课，政治老师挂在嘴边的是一句非常生活化的话语：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。老师是要我们做学生的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，对症下药。

钥匙这多沟多角的东西，每个人都会有几把的。在生活中，锁这个铁将军，忠于职守地为我们干着安全保卫工作，而钥匙则是铁将军的灵魂。没有钥匙，我们无法取得铁将军的信任，铁将军就永远板着一张冷酷无情的脸对待我们。锁与钥匙或曰钥匙与锁，就是辨证的关系。

有锁就必须要有钥匙，无论现在用上了电子解锁术还是指纹锁，也都是无形的钥匙。没有钥匙开不了锁，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。

我们生活中最接近的东西应该是钥匙了，我们可以丢失手机、丢失衣服甚至金钱，但我们不能丢失钥匙，钥匙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灵魂。我有一位朋友的外婆，去世前，九十岁高龄的她还执拗地用细细的红绳穿着家里的钥匙，挂在她爬满褶皱的脖子上。弥留之际，老人说出的一句话是：我要回家了，这钥匙是要去开门的。可见，钥匙对于这个行将撒手人寰的老人来说，是何等的重要。

我丢失过多把钥匙，钥匙丢失的刹那，就像灵魂忽然出窍一样心神不定、坐卧不安。除了担心拣到这串钥匙的人图谋不良，半夜三更用它打开我家的大门，然后行盗窃之勾当外，深感钥匙不在身边的孤独和麻烦，单位、家里进不去，因为有些门固若金汤，就是求人也打开不了。丢失钥匙后的害怕、焦急、不安，就像阴霾一样弥漫在我的内心，真担心自己患上忧郁症，社会多了一个非正常人。于是，我平时总非常小心地保存着身边的那串钥匙。酒喝高了，我可以口出狂言，可以做出手舞足蹈等许多匪夷所思的事，但那串钥匙始终牢牢地保存在袋中或包中，决不会让它和我分离，就像孪生一样亲密相处。唯有如此，才感觉可以安心地将自己放马南山，不必担心钥匙丢失。

然而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何况我不属于智者。某年农历十二月二十那个很平常的中午，一位朋友远道而来，请我去江东科技园区一家酒店喝酒畅叙，他还告诉我已有几个朋友赶到了。当时，我在家吃中饭已近尾声，老实说不想过去。但细细思量，朋友远道赶来，不去有摆架子的嫌疑。出门前，家人说，你吃中饭了，还要出去喝酒，真不是时候。

想不到家人的这句话成了讖语。那天为赶时间，我来不及换一下衣裤，穿着宽松的运动裤，披着夹克衫就急急寻找出租车。快过年了，小区外的马路上出租车少得可怜，再说那时还没有优步、滴滴，出租车是唯一的选择。徘徊在路上，我心急如焚，后来终于乘上出租车赶去。谁知这辆出租车到了江东明园小区旁，突然车胎漏气瘪了，司机央求似的看着我，要我换一辆出租车赶去，车资免收。大过年了，出租车司机赚钱也不容易，我就在路上转乘另一辆出租车，只是心里有点别扭，外出真不顺哩。到了酒店，朋友们喝酒聊天，乐不可支，但我随带的那串钥匙却在不知不觉中没了踪影。

傍晚时分，我坐上朋友的车回家途中，突然摸了一下袋子，那串陪伴我多年的钥匙没有了！一刹那，我焦虑得双眉紧蹙，凝神思考着出门途中的每个细节，然后由朋友开着车去酒店包厢和某个停车的地方去寻找。其间，还像一个背时的老人一样，喃喃地叨唠着“钥匙钥匙你在哪里？”凡是所有能够回忆的细节，我都一遍一遍地过滤、回忆，遗憾的是找不到那串钥匙已成定局。抱着一线希望，朋友帮我拨打了出租车寻物中心的电话，心想若有司机拣了这串钥匙，则能失而复得。

当我像一无所获的瘪三一样回到家，家人讥笑开了，并用哲学家的口吻说，我说今天你外出不是时候，你还不听，这下钥匙丢了，后果可大哩。吓得我不敢吱一声。当天晚上，我睡在客厅里，满心希望出租车寻物中心给我带来好消息。只要手机一响，就会神经质地鲤鱼打挺，起身查看手机屏幕。整整一个晚上，我就这样不安地希望着、等待着。接着，一天、两天……可是，一切都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。由此正式宣告，我的那串钥匙彻底消失了。

后来，我去配钥匙，办公室、电动车、家里的，配钥匙的师傅以高超的技艺，很快解决了我的所有困难。但是，心里却留下了一个阴霾般的暗示，这钥匙丢了，家里的某个地方就不安全了。有时半夜三更醒来，我会起身查看家里的门是否下了内锁。

就这样，在惴惴不安的担心中过了一段日子。现在，我每次外出，总把钥匙藏好，还不断地在途中一次又一次地检查，如果哪天出门有磕磕绊绊的事，这钥匙更像是藏宝一样对待它了。

我常常默诵梁小斌的著名诗作《中国，我的钥匙丢了》，作为不丢钥匙的警钟。

父亲的大衣

□裘七曜

每件旧物都有岁月的年轮，细细点点都有它们自己的故事。

记得父亲走后，有一件大衣没带走。母亲舍不得烧掉，说是远在深圳的四姐送父亲的，价值不菲。又说如果我喜欢，可以拿去穿，父亲个儿和我差不多，无须试穿便知是合身的。

因为是父亲穿过的衣服，穿在身上总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。有时，我穿着它在风中漫步；有时，我穿着它在月下含笑。朋友见了说，这大衣料子不错，穿在你身上也显得挺帅气，只是款式有点老土，应该是老年人穿的吧？我笑笑，不说什么，心里觉得自己有点敝帚千金。

可是妻说，这是你父亲的大衣，你穿这衣服干吗？你父亲生前最爱穿这件大衣了，你还给你母亲，明年清明去扫墓时顺便烧给父亲。

想想妻的话也有道理，我的脑海里也浮现了父亲穿着黑呢子大衣的模样儿：有时他在风中蹒跚行走，有时在冬日暖阳避风的地方晒太阳……恹恹欲睡的，已不如当年。我又犹犹豫豫地还给了母亲。母亲好像有点不高兴，唠叨着，大意是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得珍惜。其实我们也老了，只是在母亲的眼里我们永远是“笨小孩”。

看到母亲歉疚不已，我又悄悄地拿了归来，没告诉妻，带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放起来。冬天到了，偶尔穿一下露露脸，暖暖的，温煦如昨。

记忆里，在寒冷的冬天，父亲办完公夜归，看到我瑟瑟发抖，总把他的棉袄脱下来披在我肩上。穿上父亲宽大厚实的老布棉袄，总有一种喜悦溢上心头。双手不出袖子，棉长过膝，尽管自己已成了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，但温暖无比，就像父亲宽宽的胸怀，安抚那时小小的自己。有时，父亲背着我，父子俩望望漫天寒星，在天寒地冻里边走边聊。父亲问我长大了去干什么，我在父亲的耳边轻语着自己一个个梦想……冬夜，万籁俱寂，跟父亲睡在一起，用老布棉袄垫作枕头，嗅着熟悉的气息，偶尔还在父亲的口袋里偷偷摸出几分硬币更是欢天喜地，想象着明天怎样花的欢乐场景……

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，有个孩子在幼儿园午休时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，偶尔还哭泣，任凭百般哄劝都无济于事。后来，一个有经验的老教师打电话给家长，说叫家长拿一件自己常穿的衣服过来，盖在孩子身上。从此后，孩子竟能安然入睡。

父亲的大衣依然在，夜已深，今夜雨敲窗，有点冷……把它盖在棉被上，嗅着依旧熟悉的气味，听着心灵深处那幽然的泉鸣，睹物思人，仿佛又回到了父亲陪我入睡的清浅时光……

第6574期 配图 张海华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